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建官理營田　入錢批舊度牒　奬諭世忠光世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高宗皇帝二十

紹興六年秋七月壬申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屯田員外郎同提舉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　癸酉先是令僧道輸綾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舊度牒焉　丁丑賜韓世忠劉光世詔書奬諭時右司諫王縉言近日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劵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望特降詔奬諭因使令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

貶馮益交闌外事

謹選監司郡守

賞足以勸有功凡勘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
養戰士故有是命　庚辰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
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鋩意其未
戢乃言於　上前是日　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闌外
事寖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　上威斷　上
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
也　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
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
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
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
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賢

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臣留正等曰昔唐開元時有上書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擇刺史縣令停按察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至哉斯言也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宰相之所宜擇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擇者刺史縣令崇專以擇十使爲己任是乃所以精擇刺史縣令也太上皇帝謂縣令難盡擇而以選監司郡守爲要道使當時爲相者如姚崇得奉聖訓豈非所謂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者乎

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　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　淮西安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恩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為國宗臣黃童白叟言及之則以手

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令奉祠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爲忠義之勸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稹爲嗣而稹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　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記録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録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

上司馬光記聞　陳公輔得諫臣體　董子梁璵免解

世令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
其能必人以為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輒據所
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
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於是冲裒為十冊上
之　上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
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庚子左司諫陳公輔
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
民莫先於誠中興根本不出於此疏奏　上大感動
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以其奏疏修
寫成圖進入　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
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親六發四中　癸卯

下申
儆詔

兩浙都轉運使李迨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　甲辰手詔曰迺者强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爲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爲人之弟而鴒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埸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匕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爲不

議幸平江　秦檜孟庾留守

可緩朝論不同　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地僞知鎭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臯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走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諜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丁未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癸丑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張浚曰執中　崇寧初以上書邪等

上皇重司馬光

禁錮二十年 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爲説其所斥己者盡毀以誣謗 先帝 上愕然曰 太上皇帝内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 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爲 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爲法然則 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 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是乃 上皇之意也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己未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䟽曰臣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爲去取不可徇

劉源敘黨

長乞姦

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爲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房元齡爲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爲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郤芮有謀弒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宗之良佐況不爲芮與義府而可誣其衍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

中而人莫敢舉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欽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使為亂其故何在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為吾之用則其為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

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議論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

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况

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

貶劉長源　職事官給米　定銓試法

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眞有可用者猶不當用　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庚申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止有職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並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二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詔榷貨三務歲

榷貨務格賞　程敦厚經世十論　岳飛克盧氏縣　責趙渙之

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鐵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　遂寧府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著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核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乃除通判彭州

九月丙寅朔　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晸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　戊辰　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　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峙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乃削渙之二資仍令

延守令問民疾苦　上至平江府　恨未除科斂　治天下猶治疾

匯治罪趙鼎曰　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　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壬申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節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　癸酉　上次平江府

戊寅詔行在職事官日輪一員面對　己卯　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斂百姓以供不急之費令日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可愧也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腿之疾者得　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脉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　詔四川應上

四川漕司拘收錢 范冲著實錄辨誣　尹焞赴召 江自昭賜帛

供内藏封樁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李迨請也後四日迨始辭行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　神宗皇帝實錄于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爲攷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　哲宗皇帝實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　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爲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爲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取却發回史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固辭新命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

王繙言大臣不和　重修祿秩新書　胡憲賜出身　張浚視師江上

所居敎遺焞始就道　癸未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
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賜帛罷之　左司諫王繙入
對以大臣不和為憂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閒
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丁亥吏部侍郎晏
敦復權戶部侍郎王俁等上　紹興重修祿秩新書
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鏤板施行　己丑
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學敎授
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召不至　庚寅張浚復
往鎮江視師初劉豫因宗維高慶裔而得立故每歲
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閒　上將親征
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攻江上亶使諸帥

僞齊分路入寇

相議之領三省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參行臺謀議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攻中路由壽春犯合淝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僞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北兵來寇

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揚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壬辰 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確有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

龜鑑曰 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橐鞬風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

張浚言有進無退

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正可為一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北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敵偽合兵而至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丞干趙鼎欲還太平州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

趙鼎折彥質議退保

簽書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　上親書付浚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于是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訛里也李莖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　上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敵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顧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　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

張欲渡者
浚斬江

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吏部侍郎呂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　上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猊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于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楊沂中為俊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　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及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甚怪之即星夜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

劉光世兵獲捷

席益薦士知名

者請奮周世宗我　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　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酈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皐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遇于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孫暉夜劫其寨又退之　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當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時益所薦士頗衆而馮時行樊汝霖為之最後皆知名　詔總制司錢令諸路州軍通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别用庫眼樁管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以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　劉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楊沂中與其

揚中搪捉
沂藕之

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淝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則不可不急乃遣推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統制張宗顏等率兵俱進賊衆大破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

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德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僞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王莘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大事記曰自　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僞齊與敵分道入寇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屯揚州流星庚牌之計一行遂捷於大儀鎮而敵僞俱遁矣鼎又薦浚可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楊么既平東南無盜區於是鼎左浚右並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

都督浚出視師取行府爲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雖孟庾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俊爲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責張俊以當聽行府命告浚以邊事不必禀朝廷恐失機會故僞齊入寇浚獨建有進擊無退保之論諭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之言於是楊沂中捷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紹興四年以後七年

李綱奏陳利害

以前所以又大異於　紹興之初也

丁未先是江南制置大使李綱聞　上巡幸遣羅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請速進兵又奏陳利害大略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敵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發軍深慮敵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發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欵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　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

獎諭李綱

夜閣淮西警報　褒諭張浚　張九成辭職名

詔獎諭　戊申　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　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　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强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

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劉豫犯順犯壽及濠卿帥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兇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　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累朝廷紀綱　上察其意爲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

席益增印錢引　建國讀孟子終篇　易青死賊　趙鼎張浚不協

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

庚申都督行府摧鋒軍効用易青爲廣東賊曾袞所執青不屈死之　壬戌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及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　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　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　陛下之志

趙鼎議回臨安

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後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　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慮焉鼎曰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　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計　上許之

大事記曰　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黃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為之乎自　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為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

詹叔霆獻平定策　張浚回授兄官

陛下父兄在敵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惟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義乎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進士詹叔霆特免文解一次叔霆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故旌録焉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請回授其兄滉許之中興後輔臣

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　上曰淮北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尊朝廷爲可喜也　丁丑新敕令所删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贓恤飢窮嚴警備每一下詔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爲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　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

喜引對得人才

旌廉吏

喜司馬光隸字

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　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爲寶但冀一歲之閒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爲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充樞密院編修官　戊寅故左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諭爲吏廉湖北諸司請官其曾孫偉以爲天下廉吏之勸奏可　庚辰　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

席益漕運六策　呂本中乞不黥贓吏　仁宗奏文宣王諸賢

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奬諭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亘者以贓獲罪黥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　紹聖以來憸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　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丁亥日中黑子沒　己丑故翰林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　仁宗所賜飛白字及御書洙在翰林　仁宗問今歲科舉內

書成都大成殿榜　金國欲廢劉豫　張浚引秦檜　臨安府火

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　上曰　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壬辰　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國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猊爲庶人以謝之於是金國始有廢豫之意矣　十有二月甲午朔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　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鼎復求去　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 上曰卻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敵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 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當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 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

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爲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 上翻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 上問嘗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几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爲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敵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將帥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强弱不敵宜

趙鼎 折彥質 罷 范沖 宮觀 蘇符 代范沖 論唐明皇任相

且自守未可以進遂是與彥質俱罷之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充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沖提舉江州太平觀沖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蘇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沖也　乙巳上與宰相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當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操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

大亂吁可戒焉　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　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鼎既行　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折彥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手詔曰

詔均內外任

賞蔡景芳舶事

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令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攷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比年以來內重外輕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業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福建市舶司言蕃舶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自　建炎初年至　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醴

秦檜入講筵、川陝進給驛券　優擢館職外任　銓量監司守貳

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赴行在所講筵供職行宮同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　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行在仍給五人銜官驛券自是爲例　己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爲秦檜故也　庚戌詔館職如在職二年以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閤門引見上殿與參攷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詔監司守貳委寄非人除授非人百姓受弊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姓名送中書後省

引試
劾士

不告之
長訐風

王言大貪
縉士夫冒

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不可任用
並具奏改作自陳宮觀　詔樞密院都督府劾士並
令附來年春選人類試時務策一道優等再令學士
院召試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
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黄覿不法御筆令監司
究實　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訴不
實即痛與懲戒鼓檢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
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乙
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頽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耻
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
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頽風

論守令賞罰

增民事律

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令三省遵守　丁巳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　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　詔諸路監司令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之人申尚書省　戊午詔自令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闕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令詔自　祖宗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

陳公輔乞禁伊川學

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自　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仰惟　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趣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

四大堂
十邑除

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策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攷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

辛酉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從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

劉豫請立太子 兩浙剩錢寬

南一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謀請於金欲立麟爲太子金主𨼆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徐當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是歲兩浙轉運司始取婺秀平江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緡自是爲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高宗皇帝二十一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亥朔　上在平江手詔將來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　左司諫陳公輔言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矣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裝

詔駐蹕建康

陳輔守公攻策

置御前軍器局

因知馬論知人

甲五千矢百萬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丙寅　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爲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　陛下聞馬足聲而能知其良否　上曰然聞驟步之聲雖隔牆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惟知人爲難　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爲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　上亦以爲然

臣留正等曰耕稼陶漁天下之賤事也四民世守其業未必盡善而舜之所以爲聖堯固以此得之蓋天下之理一也精其能者謂之藝而通其理者

月椿錢之弊　汪藻編詔旨書成　黃次山彈董弅

雖治天下國家可也　太上皇帝興衰撥亂立事建功逆知君子小人情偽蓋用此法其源流所從出者遠矣

丁卯戶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軍前來奏事言令軍事所需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州縣所椿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詔諸州通判關具申尚書省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再遷一官以類編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　辛未中書舍人董弅知衢州免謝辭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黃次

陳輔張成

公論九

山欲鏤板弁曰少俟之乃以己見求對次山即申御史臺謂弁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弁故弁遂罷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論九成平日所行無非矯僞朝廷每因其辭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辭乃令主管江州太平觀 壬申進呈李誼論吏部非次闕不當改為集注 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有非次闕不得授又待集注之期所以衆論以為非爾闕每赴部授差遣者所費極多何以責其清廉

史臣曰立國以法者天下之至公待人以情者帝王之全度 太祖杖贓吏於朝堂以至極刑無所

以賞罰治天下

容貸而　高宗乃憫其赴部之苛費集注之淹期
惻然有哀矜之心二者不同何也蓋　祖宗建極
之初立萬世之法模用法不得不盡其嚴　高宗
遭多事之時士大夫流離困苦者衆故不得不本
乎恕其迹不同而帝王之度一也
癸酉先是張浚以破敵功遷特進浚悃辭　上曰
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
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復固辭以富平敗事受
天下之責　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
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則再三
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竦奉詔　翰林

朱震求去之晚

胡安國論程伊川學

學士兼侍講朱震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弅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繞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死計豈能爲國遠慮乎平生讀易何爲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失其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

劉錡大將才

原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戊寅帶御器械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張浚薦錡文武兩器真大將才故有是

取天下論形勢

朱倬乞固民心

復置樞副

命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　上因論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浚曰淮陽令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　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弈棋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提舉醴泉觀兼侍講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修職郎朱倬召對乞申戒有司勤恤民隱令西北之民已思見官儀矣　陛下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天下幸甚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副使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　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

呂祉論伊川學

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荅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 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閎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 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

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説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己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僚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令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

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八十

丁亥閤門祗候充問安使何蘚都督行府帳前準備

王倫使金

岳飛論國本

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　道君皇帝　寧德皇后相繼上僊　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辛卯四川都轉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迨兼領　熙豐以來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買馬監牧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從之　二月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　己亥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倫充奉迎梓宮使閤門宣贊舍人高公繪副之　河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　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

太陽有異

因災異舉賢良

詢究營田利害

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　辛丑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　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

上從之

史臣曰求賢良久矣未有一人應詔者其養之未成耶求之未至耶天下誠無其人耶噫有賢良方正之人而文不足焉汲黯之直賢於公孫洪遠甚雖不設科可也

壬寅夜雷聲初發　癸卯命樞密院計議官李寀往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如有未便於民者令寀與樊賓王彿商量先次改正　夜大雪　甲辰輔臣奏事

常御蔬菜豆腐

吳玠置銀會子

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腐爲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兼陳于前不過一飽何所復求過殺生命誠爲不仁朕不忍也沈與求曰　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　先是太陽有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所逃　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　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遠可以消變浚曰臣等敢不恭承大訓　丙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初置銀會子於河池迄今不改　己酉　上與輔臣論共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兩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

因御馬論用人

岳飛見識極進

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 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 上曰飛今見識極進議論皆可取朕嘗諭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俊來覲亦以此戒之

史臣曰 上論人才不取庸常易悅者以其無補也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其意者退而有憂

林保進中興龜鑑

宇守文彬獻瑞禾圖

色人主有大功德及於天下者其志趣不相遠類

此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　太上皇帝曰

聖文仁德顯孝廟號　徽宗　癸丑提舉廣南市舶

林保進中興龜鑑　是日雨雹　丙辰知果州宇文

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隲率民出粟賑

貸會隲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孺繪禾登

九穗圖獻于朝　上曰此不出誕謾即謟諛爾去年四

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政使偶然有之何足為

瑞往年知撫州高衛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

彬等可降官仍放罷　丁巳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

飛為太尉賞商虢之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遂衛　上如建康　己未　上發平江府以舟載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几筵而行　庚申淮西宣撫副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軍律不整士卒恣横張浚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以警將帥　上然之光世聞上進發乃引疾乞祠　上曰光世兵比之韓世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

張衡興　亭中論

賜德服　李鄰

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日沈迷於酒色之人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　平江府進士張亨衢進歷代中興論　上讀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　辛酉上次常州　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　上引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歸兼并之家近者雖令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均爲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

背嵬軍極驍健　召胡安國

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三月癸巳朔
上次丹陽縣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　上如建
康　甲子　上次鎮江府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
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廵幸一行事務　乙巳　上發
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　上謂張浚等曰道
中睛明因閱韓世忠背嵬軍馬極驍健事藝比往日
益更精强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
心則人肯用命　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
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爲之用矣　辛未　上次建
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　甲戌岳飛朝辭　丙子召
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

胡安國春秋傳　劉錡始成軍　呂頤浩留守

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　上曰安國明於
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向來偶緣留程瑀而出
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
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咈旨　上曰安國豈得為小
人俟其來當寘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遞行安
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
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據凡三十年乃
成上甚重之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
事　庚辰行營前護副都統制王彥知邵州詔彥軍
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
辛巳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呂頤浩兼行宮留

劉光世解兵柄　詔職事官轉對　廣西大飢　宮中養蠶種稲

守順浩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　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　詔行在職事官令轉對一次　是春廣西大飢斗米千錢桃李互實皆可食凡物多類此　夏四月癸巳張浚奏雨既霑足又即晴霽庶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曰　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　上又曰朕聞　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圃有水朕亦令人

築太廟于建康　蔣將論十事　惡黃次山告訐　鄭諶除命不行

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　詔築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　甲午鎮江府進士蔣將上書論十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為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　上曰非告訐董弅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

戊戌御批鄭諶帶御器械翌日　上諭宰臣曰諶除命未須行朕夙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諶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洪炎進黃庭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

論營田利害

岳飛棄軍廬墓

李綱言時事

其人令諶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 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庚子右司諫王縉論江淮營田利害輔臣進呈 上曰營田誠今日大利如兩淮閑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為民害矣要須遲以歲月以漸為之第使耕種日廣便為大利 丁未起復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廬墓 上不許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韓昇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 陛下益廣聖志與

張浚視師

論范蠡君臣之義

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與籓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淮西視師沈與求奏劉光世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　上

訪瘼政

民隱

蜀陸利

水運害

兵主得

在將人

曰蠹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　丙辰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面對論蜀中漕運丁巳詔送都

督府既而祕書省正字孫道夫轉對　上諭曰召自

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苦至如職事官轉對即以朝

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　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爲文

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

道夫奏曰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　上曰水

運既便自當行之　五月乙丑　上與輔臣論淮西

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軍大

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攻齊而騎

刼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　丁卯

李綱趣捕盜　舉勇力權略士　禮官條具祀禮　計有功著晉鑑　經賦各差考官

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　戊辰金部員外郎宋棐請詔中外臣僚採訪勇力權略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　壬寅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成王熒惑壽星嶽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

張浚在廬州遣計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鑑　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為作也　上首肯之　甲戌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令以詞賦經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兼通升黜安能得實令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經義詞賦

恩威賞罰並行

廣西進出格馬

兩等各差考官從之　戊寅　上謂秦檜等曰治天
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
以為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
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常日撫綏
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
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　陛下英
武如此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
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
從之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　上曰此幾似代北所
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　上
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國中而已

中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
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留正等曰天下物產之良常係乎風土之所宜
是以自昔論勁兵良馬必以西北爲上他產之所
不及也雖然居東南之地而必待夫西北所產者
而後用之則是無時而有可乘之馬可戰之人矣
然則如之何曰馬政修則天下無不可用之馬軍
政習則天下無不可用之兵初不以南北論也吳
人乘車遂能與諸侯抗衡而周瑜謝元皆以南方
之人取勝秦魏此前世已然之效驗無可疑者
太上皇帝嘗與羣臣論淮西事亦曰兵無不可用

舉行大火之祀　獎諭李迨　時署慮因　升黜勍士

在主將得人意蓋類此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

國家實感炎德用　宋建號康定間因古商丘作爲

壇兆以閼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淪北壤望詔

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

壬午賜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

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　甲申詔以時暑命行在所

及行宮御史各一員慮諸獄因諸路州軍令監司分

詣　初命學士院策試効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

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

罷之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

中嚴薦舉之罰

舉才堪大縣人

監司不避本貫

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　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戚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贓私罪者舉主遞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趙涣乞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丁亥中書省言諸路監司除授依　祖宗法即不避本貫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己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時以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

實錄褒貶自見

張浚薦尹焞

尹焞以禁伊川學亂命

公則後人將又不信　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　上又曰今日重修　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

聖訓　庚寅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切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敵命焞自長安徒步趨蜀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　陛下博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浚乃

上辨南兵不可用

罷江淮營田司

命改兩朝新錄

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惇猶不至　六月癸巳左司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强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　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以淮東轉運判官蔣璨淮西轉運判官韓璡江東轉運副使俞俟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責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　丙申御筆史館重修　神宗皇帝實錄尚有詳略失中去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進入以俟親覽先是著作郎何掄乞刊正親錄紕繆

召隱士張撝　胡安國予郡　呂祉撫諭淮西軍　張浚易帥之謬

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　戊戌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撝赴行在大撝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象嘗倣唐制爲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軍幕中候驗因爲木式以獻乃詔大撝併賫所蔵天文秘書赴行在　壬寅詔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以左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問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謂有其人

酈瓊訟王德

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令已付之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倫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褊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直寢不行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召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又辟淮備差遣陳克自隨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

賑廣西大水

欲息兵除科斂

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乃單騎從軍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平官糴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己酉皇叔同知大宗正司士㒟開府儀同三司士㒟嘗因對勸　上留意恤民　上曰朕以干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樁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

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語趙鼎　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

論唐太宗用人

許舉人用諸儒說

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 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 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 上曰唐太宗用封德彝宇文士及朕常以為口口知其姦佞猶信之不疑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丙辰尚書省請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

論蜀中多士

奉大夫蒲贄乞駐蹕江陵 上曰荊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計張浚曰庶在荊南頗有治行 上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及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廷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閬中人浚在閬州引為主管機宜文字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論孫近信命

丁巳吏部尚書孫近引疾乞奉祠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自此當有災咎故亟求去位 上曰君相之命固不當言命近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

也　秋七月乙丑知虔州張嚳條上措置盜賊事件
張浚等言嚳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嚳向知南劍州
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
公如此　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
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
如此孔子許顏回為王佐蓋惟不遷怒不貳過者可
以為天下國家也　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
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
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
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

士夫當歷外任

君爲義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
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爲諱夫者常千
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十百悔過而能自反者纔十
一也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 上因論館
中人材以爲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
任復召用之戒閩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
夫須更歷外任不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其在
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 陛下惜
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 上曰中書
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丁卯起復湖北京西宣撫

敦請岳飛管軍

上親戒諭岳飛

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　上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　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　上慰遣之將行　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　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劒

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慾卿之意也飛得　上語意乃安

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將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是必有不貲之恩出於望外不測之威出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　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入辭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無他駕馭英雄之術當然也　高宗亦嘗自言朕拊楊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警則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承命手恐至於岳飛奏陳

秦檜見岳飛忿忿

禁中稻區知旱

輕率自知必抵罪而乃開示胷腹略無留難飛深
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 太祖下
若乃濫賞以褻其恩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諸將之
爲用難哉
至是遣敏求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
今日翌日 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
忿忿之意矣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祈雨又乞
弛役慮囚筭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
地形下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少雨 上
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稲其一地
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

張守言秦檜患失

戒仲湜好珊瑚

精加祈求庶幾數日得雨也時方盛暑後一日坐東
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秦舊有德
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
心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樞密使秦檜浚以爲然　徽
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温所著辯誣三卷　上曰
事之紛紛止緣士邪怨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
幾分爲國幾分爲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　宣
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　嗣濮王仲湜
薨仲湜酷好珊瑚大者一株至數百千　上常問仲
湜墜地則如何曰墜地則碎矣　上曰以民膏血易
此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也仲湜無以對　戊寅史館

因旱除積欠

粘罕死

因旱許進

校勘張嵲面對先是有詔刊修　神宗新録訛謬校勘李彌正胡珵見張浚辭史職既而嵲對罷申後省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爲是故實録多舛誤彌正珵再辭史職從之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感應　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爲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縣下蠲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　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　金晉國王宗維卒　癸未手詔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旱故也宰臣張

黃源中興六事

浚樞密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黜詔曰亢陽未雨憂心如熏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　簡州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　藝祖其大計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勳大烈責成於大將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為萬世計外則削平四宇為一統計令　陛下中興十有一年政事則講修不逮西北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一相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　藝祖不同故邪因條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勳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

看詳
陳獻
利害

極五曰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曰由淮甸以傾全齊

甲申蠲諸路民户　紹興五年以前欠租　上旨也

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

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　丁亥詔令後士民陳

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一